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一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新華書局
PDG



儒藏

目
錄

目
錄

明儒碑傳集二（卷五一至卷一〇〇）

刁忠民 校點

郭齊 審稿

.....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一

鄒守益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禮部侍郎諡文莊東廓

先生行狀 宋儀望

世有大儒曰東廓先生、姓鄒氏、諱守益、字謙之、吉之安福人。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黃、徙永豐。八世祖天成、因族父源從文丞相起兵、尋敗於元、乃自永豐徙居安福城岡。傳二世而當元季紅巾之亂、諱思貞以智勇為鄉里所推、有保障功。入國朝、諱克修始居澈源里、子孫漸以儒術起家。曾祖竹坡府君諱仕魯、祖毅軒府君諱思傑、俱隱德弗仕。毅軒公以子貴、封大理寺左評事。考即易齋大夫諱賢、弘治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致仕。母夫人周氏、有賢德、封孺人。先是、易齋公夢先聖孔子立於門之石橋、母夫人亦夢日墮於懷、尋以弘治辛亥二月二日生先生於澈源之第。稍長、即穎敏不羣已。

從易齋公游、官留都、讀書至忘寢食。是時彭公禮巡撫南畿、一見大奇之、曰：「是兒出必爭鋒天下。」易齋公遣從司寇胡南津公連受學、多所問難。丁卯、先生年十七、以春秋中江西鄉試。是年、娶夫人王氏。尋丁母夫人憂、少間、乃受徒講春秋。陽明王公移令廬陵、先生慕其名、見之、極相稱許。辛未、王公由吏部主事同考會試。時主考得先生卷甚喜、謂王公曰：「子素知文善識、此為誰者？」曰：「此必安福鄒某。」先生遂冠南宮、廷試及第第三人、尋授翰林院編修。方是時、先生年弱冠、丰格夙異、同榜中望之如玉映山立、主考內閣野亭劉公深以國器待之。時易齋公在漳南、得報喜曰：「吾志有托矣。」竟致其事去。先生生在翰林踰年、念易齋大夫不置、遂抗疏養病歸。四方人士慕先生名、咸來受學。一日與諸生論及中庸、輒慨然曰：「子思學於曾氏、今程朱補大學必先格致、中庸乃首言戒懼慎獨而不及格致、何也？」時諸生辨難良久、先生終不釋然。丙子丁外艱、悉力喪葬、待庶母弟三人咸



儒藏

遵易齋公遺言、撫愛有加。己卯、謁陽明王公於虔臺、因論及格致之學、王公乃盡語以致良知之說、反覆辨論。先生翻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子弟禮。未幾、宸濠反江、西、王公起兵吉安、先生聞變、星馳軍門、王公喜曰、君臣師生之誼、在此一舉。企江西功成、王公力薦先生、先生乃疏讓同列。先生既受徒山房、乃以聞於王公者精思力行、沛然有得。既又探之周程、以遡孔顏、考之濂洛諸書、以證六經、若同軌合轍、無復疑二。於是作學說、以警同志。今上登極之明年、錄用舊臣、先生將戒行北上、尤惓惓作祠堂規、立鄉約、置義田、周鄉族有差。作別同志說、語甚警切。明年癸未、復謁王公於越中、叅訂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可謂近之矣。入京、復授館職、與經筵、修國史、進階文林郎。於是贈父易齋公奉政大夫、母進宜人、王夫人封孺人。會大禮議起、先生率同館上疏、不報。明年甲申、先生復上疏忤旨、

下詔獄。是時修撰呂君柟繼疏入下獄、先生與呂君曰、講學不輟、有獄裏雙况集。尋謫廣德州判官、復入會稽省王公、聞如保赤子之教。先生自是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觸、作諭俗文以訓父老子弟、長吏亦加敬信、遂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先生自為記。從游之士自四方來者日衆、所著有時習講章、學者爭相傳誦感發。然先生雖由文學起家、至判州動能發表摘伏、一時稱為神明。民有逋其室者、值某甲冒爭而訟、先生飾為婦試之、輒冒以為妻。先生笑曰、此僮也、庸可冒耶。遂屈服。陳姓者兄弟皆黠盜、逮其弟而兄逸、監司詰捕不已。會先生攝篆、逮者之妻稱枉、先生故麾去之、密遣人伺之、果有私訊者。於是逸盜立獲。部民有婢竊其藏以逃、詰朝婢墮於他所、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人、拷訊不服、乃授隸方畧、捕其幼子至、訊之果得藏物。富民步氏因繼爭產、連年不決、先生審其應立者、諭之以理、尋又處分其餘為祭祀宗族之需、其人悅服、仍願割其田三百畝助給書



院在廣德三年、乃轉為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先生既去、廣德父老子弟送至白茆、涕泣以別。先生以詩慰遣之、民乃為立生祠。既至南都、日與海內同志砥礪於學。歲戊子、陽明王公征田州班師、卒於南安、遂率同志為位以哭。是歲、撰九華山陽明書院記、於良知之學大相發明。其後甘泉湛公、涇野呂公與先生咸聚南都、講學之風於是為盛。又三年辛卯四月、先生給由至真州、痔作、遂上疏乞養病。由吳中就醫、與魏莊渠諸公力論知行合一之旨。既趨會稽、哭陽明公、與同志大會於天真書院。是冬、進階奉政大夫、封王夫人宜人。先生既南歸、家事悉置度外、日與門生故人商確問學、如饑如渴。每歲會同志於青原白鷺之間、又數入吉水、永豐、泰和、萬安、永新、樂安、崇仁、臨川、南昌。既又徧歷名山、從遊之士自大江南北、楚廣閩越之間、去來恒數百十人。海內交遊以書問學者、日不暇給。丙申歲、松溪程公文德量移安福、先生喜曰、昔人謂移風易俗莫善於學、其在此乎。

乃相與行鄉約、併里役、省糧長、朔望聚諸生論學於明倫堂。已乃建復古書院、先生為記。十七年戊戌、累用薦者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道南浦時、今師相徐公督學江西、乃約藩臬諸公率諸生、肅先生聚講於貢院。先生發明性善之旨、痛快明白、一時聞者莫不躍然省悟。明年、由考功改司經局洗馬。時同以召入者如渭厓霍公、少湖徐公、念菴羅公、荆川唐公、浚谷趙公等、皆負一時重望。會先生與霍公同繪聖功圖及疏以獻、上初下禮部叅勘、既念納忠免罪、尋題充經筵講官。庚子、先生年五十、應詔議、薛文清公從祀、評品精當、見者歎服不已。憂、陞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同志集京師者咸不樂先生遠去、先生作醫說以別。六月履任、會逐次酷暑、王夫人病渴不起。時季子善侍側、二子義美、尋自計所奔至、乃命義扶柩歸。十二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今相國南渠李公為司業、先生相與興教化、申明約束、端嚴士氣、一時士習丕然為之一變。雖外國入肄

業及武臣輩亦津津受學不已。歲辛丑會九廟災有旨兩京文武大臣著自陳時政闕失故事諸大臣多惶懼引罪自解先生乃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為祥之說語甚懇切已遂落職閒住先生乃遍遊金焦張公洞玉女潭諸勝既歸遂卜築東陽行窩四方學者日衆王夫人既卒中饋失助先生始議繼室壬寅五月娶今夫人李氏癸卯春遊衡嶽登嶽麓諸峯謁諸先正祠有南嶽風詠稿歸歷攸邑聚講金仙洞先生自以身棄草莽不得進輔天子弼亮左右所藉以明已志而酬上恩惟有培養人才講明學術為生平實際每歲出會青原白鷺郡中諸賢先後來集已同志又建連山後真書院先生歲主教其中其在各邑以企撫虔南昌袁廣江浙徽寧諸郡或一至再至未有厭倦至赴冲玄齊雲象山廬嶽天真諸會動經數月其答同志企門人問辨皆隨器成就因事辨晰其言明白簡易學者多所啟悟前後會語俱載集中歲庚戌先生屆六十九

邑士大夫以及門生親識俱赴復古書院為壽無慮千餘人先生家居既久凡邑有疾苦若惻瘼乃身如舉安福丈量則以一人奴奴其間不便者日為訕謗先生不少移節推危君獄實克成其事百姓至今賴之所著有危君遺愛集序甲辰乙巳連歲大饑先生率諸子出粟賑贍其鄉又數為書請糶於郡邑乞發於當道甚至為粥以餉餓孺既又勸義倉歲計贏餘以贍宗戚鄉人貧窘不能自活者則多方恤憐之嘗率諸子企鄉人修建橋梁躬自督勸至於清邑稅復沙米減額外機兵復水夫常數及議帶微諸凡利於民者先生力贊有司致書懇於當道悉施行之鄉之父老子弟以及田野細氓無不陰德鄒氏至有額天以祈報者諸子及孫前後以科第發身每捷至邑中人輒曰此為善之報也人或以橫逆相加惟閉門講授若不知聞平居無他嗜好每與客延坐和氣盎然可掬往來與諸子諸孫書惟惓惓勉以問學於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季子善自丙辰登第歷

勃起於困踣顛躓，力求本心，乃恍然特悟於致良知一脉，以為直接千古聖門不傳之秘。於是海內學者翕然歸之。顧王公所言良知，明白直截，言下立悟。於是習聞其說者，立以聖人為必可至，其於躬行實踐，多所缺畧。平昔所稱高明穎達，又多從意見悟入，各持所得以授學者。甚者參以老佛之說，自以為得良知妙悟。嗟乎，二氏之教，先儒以為闢之甚難，溺之甚易。吾輩乃又從史之若云與吾道互相發明，何其悖也。先生蚤歲博極羣書，自六經子史以及百家，一經誦習，終身不忘。弱冠登第，即以文章氣節命一時。然自度臺一見王公，遂盡棄舊學，終身師事其說。平日著為文章，發為述答，自六經學庸語孟之外，惟元公聖學篇、純公定性書，並為學者稱之。今觀先生語錄，如跋大學古本企惑問一篇，其於王公之學，互相發明。至論寂感，則云：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閑飲。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器，則云：就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

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為器。今人却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論良知，則云：昔見陽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良知粗了。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蘊，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着實洗刷。論真性，超脫雖從無極太極悟入，則云：悟得此意，只在二氣五行流連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論聖學，則云：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形與聲，不可觀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徃徃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汙，不賴聞見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技節點檢，亦不在著迷繼往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隔幾層。論費隱，則云：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觀諸天道，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於穆無言，萬古如一日。吾輩知費而隱，隱而費，則日用云為，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論克己復禮，則云：以非禮



為己之私則可以己為私欲則禮安頓在何處故克己復禮即是修己以敬天下歸仁即是安人安百姓論性善則云形色天性通一無二以盡性而言性即是氣以踐形而言氣即是性嗚呼斯道之傳自濂洛以還諸儒之說具在其脉絡指歸互有出入求如先生之言明白痛切至當歸一蓋亦罕矣蓋先生之學指受雖有所自至其深造自得彌老而篤則今之學者莫能至也海內之士謂陽明王公之學所賴以不墜者先生之功為大誠知言矣先生有集數十卷大要主於扶天常植人紀不立異以駭俗不銜奇以釣世蓋其胸次豁達精神瑩澈恢恢然脫去藩籬洞徹人我其切磋善類接引後學涵以和氣溫以春風潤以時雨故凡海內及門之徒一見先生傾心景慕退則同聲而和曰先生今之程伯子也夫古之君子懷才抱德患不得遇休時而際明主先生自正德登第逡巡館職屢進屢退彼其時勢艱危年資未至其引而退避亦其宜也今上以明聖睿武御極

餘四十年先生夙負重望主上素知其名然自嘉靖初復還史局尋以議禮貶逐再宮洗以上聖功圖不合暨官祭酒教國學四方學者嚮風景從乃復以自陳閒住先生自遭廢家居踰二十年前後薦者無慮數十輩而卒莫能用豈其汲引者未至耶抑先生所遭蓋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與者予觀明道在當時遭遇神宗欲用之者數矣乃累以諫諍不合時事卒為執政所扼企後有登對者至自洛神宗輒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注意如此然竟莫之用也以今先生觀之其與淳公出處可謂先後一轍矣豈非天哉先生平昔交遊多海內鉅儒長者而在吾郡十居其三及門之徒亦多以文章節誼自表見前後躋膺仕樹功業者亦十數輩若夫先生平生履歷及所論著他日自當書於太史播於金石儀望竊以得於先生一二大者僭為論次以俟立言者採擇焉隆慶元年奉特恩追贈禮部右侍郎諡文恭蓋異數云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

莊郊公神道碑銘

公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吉之安福人也年二十一冠多士於南宮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其所爲文天下士爭傳以爲式然公不自謂足退而讀書山中數有疑於格致戒懼慎獨之說以質陽明先生先生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獨卽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故大學中庸之旨一也公大悟北面師事焉轉以其說告語門人弟子嘗記陽明書院曰良知者非自外至也天命之性靈昭不昧塗之人與聖賢同之特在不爲塵所縈而已戒謹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靈昭之本體不使纖塵縈之也纖塵不縈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中立而和出天德純而王道備矣記主客之題名曰時無動靜學亦無動靜疲神外騖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凝神內照而脫略於人倫庶物是自私者也戒謹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

其性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其赴南考功也子時督學江西延公於貢院公爲子誨諸生曰後世講學率自習染之後言之故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學而不察夫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邇來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意爲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證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善學者必反觀內照直求本體果無所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纔是兢兢業業純亦不已一派源流及公自南雍歸士不遠數千里相率就公以學遊觀所至戶外之屨常滿公亦忻然與之辨義利析真僞闡慥慥肫肫之義申志學集義之說揭司儀之箴示學聖之要嚴講說聞見思索之戒推自卑自邇之可以光四表通神明抑虛談虛見之未可以爲知德凡爲會七十餘大會十答問訓迪疊疊不勸而其大指則惟在戒謹恐懼以致其良知至其謂世之豪傑孰不欲位育之運諸掌也而欠却中和孰不欲中和之體諸躬也而欠却戒懼聞見日博測度日巧摹擬日精至善日遠與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時措於子臣弟友期相顧而慥慥是聖門規矩殺率者其言尤簡明警切故聞者莫不悚然興起隨其質



之高下、功之疎密、各有所得、以成其身。羅文恭公稱公、以爲能守其師傳而不疑、能述其師之說而不雜。君子曰：此天下之公言也。公爲人內剛外和、色溫言厲、長善救失、出於誠心、義所必行、利害毀譽、莫能撓奪。在嘉靖初、其學已信於人、田夫市儈、時其講說、趨而聽之、惟恐或後。識者謂公大用、卽古風動之化、殆可庶幾。顧公仕于朝、嘗顯矣、而以直言勁節、屢進屢躓、竟不克一覩其道之行。夫豈非斯世斯民之不幸歟？初、公以編修從陽明先生平寧、庶人之亂、加俸一級。及大禮議起、與涇野呂公先後上疏、下詔獄、謫判廣德州。久之、遷南京主客郎、轉考功郎。

世宗皇帝將建儲、以當事者所選、官僚多出貨來、不足備輔翼、改命太宰松皋許公。於是許公盡引一時之譽望、而公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當事者以爲非已出、不悅也。會公偕渭厓霍公上聖功圖、小人相與構之、禍幾不測。賴渭厓故有寵、得已。然公亦緣是見目爲迂。南學士缺、因以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南祭酒。

九廟災、公上疏自陳、中引天人感應等語、冀有所感動。小人又因以爲讒、詔閒住。其居家、祭民所不便。

言諸有司、去苛役、與其賦之不平者。繕橋梁、廣陂堰、勸義倉、恤災拯饑、汲汲若不足、事皆可書。然予以爲自孔孟沒、正學不傳、陽明先生出、始一祛卑陋支離之弊、而學者乃或失其宗旨、競談玄虛而忘實踐、便於無所拘檢、而以戒懼爲窒於自然、非公力排遏之、其風靡波蕩、不入於王何之爲不止。故公於斯道、立坊樹準、有大功焉。公之爲洗馬、予實與同召。及居京師、予又從文恭諸君子日侍公。予憂歸、而公謫、其後予濫竽內閣、公賜之書、惓惓以用易爲教。及予幸秉政、方擬薦公、未數月而公遽卒。

今皇帝卽位、褒錄諸賢、詔贈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予始獲以職事、少見意於誥詞、則今著公功之大者、以銘於碑、固予責也。昔公序陽明先生集、謂時有稱先生之文章、政事、氣節、勲業、而獨病其講學、以爲去此則爲全人者。先生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是全人。今予銘公、略於其四、而於講學獨詳、其亦公之意也夫。公生于弘治辛亥二月一日、卒于嘉靖壬戌十一月十日、享年七十二。後三年、甲子閏二月甲申、葬白竹陂之原。又後二年、邑人士祠公學宮之左、與其生祠之在廣德者、皆以春秋薦。

組豆焉。曾祖諱仕魯。祖諱思傑。考諱賢。舉弘治丙辰進士。仕至按察僉事。元配王氏。封宜人。贈恭人。生子三。義嘉。靖癸卯貢士。順天府通判。美辛酉貢士。善丙辰進士。山東提學副使。繼李氏。封恭人。生子二。養。蓋女三。長嫁太學生同邑劉紹藩。次嫁廬陵楊應禎。幼受萬安朱維京聘。孫男十。德源、德溶、俱邑庠生。德涵、戊午貢士。德溥、邑庠生。德溫、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澤。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五。詳見賀子世采等所輯公行實中。銘曰、

維古明道。必資於言。洙泗以降。其言日繁。道以言明。亦以言晦。玄虛眇微。皆道之累。昔在紹興。發明良知。格物慎獨。惟以致知。聽謬傳訛。異說則起。窮高極幽。而遺踐履。士樂其便。或眩其奇。謹叟奔走。公用嘆咨。聞我道真。闢彼淫說。曰。惟戒懼。知乃可致。去爾測度。黜爾見聞。翼翼兢兢。以事天君。庸德庸言。慥慥篤實。是謂聖門。規矩毅率。士乃恍然。如客得歸。持循據守。道以不違。猗嗟正學。紹興始倡。幾晦而明。惟公是仗。公於斯道。其功實弘。乃其緒餘。世已競稱。我揭斯銘。公之神道。後有作者。尚其來倣。

徐階撰 《世經堂集》卷一九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致仕東廓鄒公墓志銘
夫學之始也。莫善於以言相啟。及其久也。莫不善於執言而離宗。知言有宗。不為所眩。性情相應。加損不形。而擔當負荷。屹然特立。此師道至難。古今一奇遇也。自陽明王公以學自命。遊其門者眾矣。融會敷衍。傳之人者。無若東廓先生。故於其來也。虛席以待之。其去也。凝目而送之。以為斯人也。吾道之所寄也。嗚呼。其望之重如此。是可一日失之。使不得與於斯道也哉。先生名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鄒之先自永豐徙安福。至克脩居澈源里。始以儒起家。曾祖仕魯。祖思傑。父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僉事。母周夫人。以弘治辛亥二月一日生先生。有異夢。僉事官南都。而先生師胡司寇璉。年十七舉鄉試。娶王夫人。未幾。周夫人卒。辛未鄉試。陽明公為同考官。賞識之。遂置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而僉事遂解官。踰年。先生亦告歸。自少舉業有聲。比歸。授經山房。無異也。一日談論語。中庸。



訝曰程朱補傳而先格致中庸乃言慎獨何耶。積疑莫釋。己卯就問於陽明公。論辨反覆。幡然悟曰。道在是矣。自是奉言無所違。宸濠反。從義起兵。今上登極。錄舊臣。先生始出。癸未如越。既別。悵望不已。門人問之。公曰。曾子羨友。所謂以能問不能。彼幾之矣。既復職。與經筵。加文林郎。於是贈僉事奉政大夫。母進宜人。封妻孺人。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忤旨。下詔獄。與呂修撰柁聯事。未幾。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而復行。在官未歷民事。至是。無敢退託。發奸摘伏。有未嘗試而剖析如見者。猶曰若保赤子。愧未之能也。三年。擢南京主客郎中。戊子。服陽明公喪。辛亥。當給由而痔作。遂以病歸。冬。進奉政大夫。妻進宜人。丙申。程太史文德量移為令。為之翊化。任嫌不少辭。戊戌。用薦起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有所犯。衆掄得免。在職充經筵講官。上薛文清從祀議。品據精確。是夏。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六月。王夫人沒。十二月。陞

南京國子監祭酒。以嚴為教。意不少回。辛丑。九廟災。上時政。拳拳解譬。冀有感動。語太直。致竟解官。明年。娶李夫人。己卯。至壬戌。四十餘年。學之不足。反而加密。益進進不知幾矣。而教之所施。莫大於自任之隆。無一日而衆不與聚。亦無一日而不與衆偕。中之自得。有名位卑高所不能移也。道之衰矣。士無承稟。故不得不力振。以爲先馳。始而專求篤踐。無少疑滯。既惟恐其說之不明。已而心與言俱。言與聲應。又惟恐其傳之不廣。久則精神意氣無有二事。欣欣朝夕。不知孰為在我耶。孰為在人耶。與之俱忘。不自覺也。蓋紹興之學興。而致良知之說莫不甚習。衆口交騰。是非互出。未有即其心所安者。先生引誘其入。不至相忤。既得底裏。而唯諾應對。又皆足以發之。舉其似者。不聞則已。聞則莫不盡其情。執而疑者。不見則已。見則莫不平其氣。欲究陽明之說者。探之而愈深。欲伸百家之喙者。辨之而不得。溫言和氣。隨處轉授。無往而非可教之人。曲譬廣證。隨事發揮。無感

而非可動之聽。雖未嘗立奇異以駭常，而隨問隨答，莫不各中其節而得所欲。雖不必懷饑渴以慰意，而無小無大，莫不各吐其衷而遂所長。入門者得指摘以為持守之階，向風者取形似以為關鑰之助。故與先生交者，徧天下，而尊王公之學者，至於今不忘。冰玉皎潔，有如神明，怡怡可親，無復嫌忌，惠愛為德，被以春溫，怒者忘，躁者釋，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即之而莫能舍也。蓋其得於天者厚，故出之而有餘。成於學者多，故泯之而益競。獎人之善，能悅服矣，不以志合而益增其高。拯人之愚，能含容矣，不以跡殊而始張其大。雖家庭耳目之近，言皆可師，而衽席屏帷之間，曲而不隱。蓋躋之使前，不可得而克肖也。知教之不可不豫也，則立書院，建祠宇，廣鄉約，以濟其源。知弊之不可不革也，則舉清量，明戶役，以正其始。其他賑貸周族，睦隣施義，繕道橋，廣陂堰，又若恫瘝在身，不容但已。恐去害之不速，不知永利之垂也。至於文辭翰墨，巨冊十餘，咸主從心，獨出

已見。若寂感之無界，道器之無分，良知之無倚，真性之無待，聖學之無染，費隱之無間，性善之無二，又皆發先儒之所未發，實則根約理緒，會無勦襲。然則先生不朽於世遠，而必傳者，是可以輕擬妄億哉。庚申，先生以季子考績恩復職致仕，妻王氏、李氏進恭人。是年先生七十，海內學者咸祝誦之。又明年壬戌，偶病不愈，病亟，召家人訓飭之，不異平時。十一月十日，無言而卒。病之稍加，走而禱者，交于途。變之驟起，哭而奠者，屬于道。嗚呼，希矣。夫人王氏，嘉溪少叅公理孫女。李氏，出瓜畲巨族。五子：義舉，癸卯鄉試，娶廬陵黃氏，提學僉事國用女。美舉，辛酉順天鄉試，娶王氏，御史文女。繼周氏，善，登進士，刑部郎中，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出王氏，養，聘劉氏，員外郎文孫女。蓋聘伍氏，同知宇女。女三。長適劉布政使佐子紹藩，大學生。次適廬陵楊叅議儲子應貞。幼聘萬安朱吏部侍郎衡子維京，出李氏。孫男十一人：德源、德濬，俱諸生。德涇，舉戊午鄉試。德溥、德溫、德治、德



泳、德濟、德洙、德汧、德深。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曾孫女二人。娶聘皆名族。又明年閏二月甲申，義等奉柩安于里之白竹陂，首震趾兌。先期請銘。洪先少先生十有三歲，後進也，每勞汲引，不過鄙夷。已亥之徵，得與同列。辛丑遠播，事異跡符。香社精廬，追隨寶久。閉戶三載，何遽見遺。曾不踰年，雙江亦逝。行輩漸寡，附麗安從。嗚呼！豈不悲哉！惟先生所營，關係萬古，一日之是，人心所同。矧會大方，立辨諸起。既執要領，且獲依歸。秉妙鑿而群分，賦異質而深造。尚友之士，亦有考于斯乎。銘曰：

惟道在人，如水隨器。盡其所容，皆以為是。哲人器巨，言與道稽。或就質問，響答無疑。繼師作人，幾四十歲。有覺方來，陽明之裔。早繙帝紀，違俗求之。應時而出，為夢為夷。聽不諧，一斤南服。親歷諸難，郎曹再屬。宮臣載召，于國有華。手綰正印，日麗天葩。立之司成，士有歸命。不諒其忠，奉身以正。欽於旁達，守嘿時揚。一時之遇，百世之光。惟道之精，多與時會。孰蓄而存，孰施而潰。孰引孰尼，惟是之歸。於乎斯藏，來世其依。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五

孰施而潰。孰引孰尼。惟是之歸。於乎斯藏。來世其依。

東廓鄒先生守益傳

王時槐

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十四年謁陽明王公於虔臺。論辨反覆。豁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舊臣先生始出。復謁王公于越。請益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大體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之乃蒞任。作諭俗文以訓民。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來學者講授其中。而決事發奸。擿伏剖析如見。猶曰。如保赤子。吾愧未之能也。擢南京禮部主客郎中。任滿告歸。程太史文德量移安福令。相與舉行鄉約。建復古書院。後學多所興起。用薦起爲南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幾得罪。衆排得免。尋上薛文清從祀議。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國子祭酒。以嚴立教。士習爲之一變。九廟災。有旨諸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獨上疏。惓惓於上下

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語。甚懇切。遂落職閒住。先生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爲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四方學者雲集輻輳。先生溫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攝受。隨材而牖迪之。學者望其容。冰玉皎潔。如神明之恍臨。而鄙心自消。聽其言平易融微。如天籟之清響。而宿蔽自釋。觀其泛應曲酬。慈煦惻怛。出於至誠。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如春風披拂。藹然天地生生之德。莫不心醉而神怡也。凡得見先生。卽孤介者自愧其隘。執見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悔其支。而負材抱奇。擅長一得之士。咸爽然自失。如涉滄溟。而自知川渚之小也。先生之學。以萬物一體爲大。以子臣弟友。慥慥相顧爲實地。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爲真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以肫肫皜皜。合德天地爲極致。語具在遺集中。先生不立異同。不設險與。百家羣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蓋陽明王公之學盛於東南。實賴先生力也。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如痼瘕厥躬。屢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之類。其事不可縷數。皆達於部。使郡邑罷行之。皇皇如弗及。邑人



儒藏

沾蒙惠利、愛戴不啻所生。疾亟、召諸子孫、以篤倫戡下愛人爲訓。正衣冠、端肅而逝。年七十有二。隆慶元年、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蓋異數云。諸子及孫登進士、鄉薦者、繼踵皆能世其家學云。

《國朝獻徵錄》卷七四

東廓鄒先生傳

先生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其先自永豐徙安福。至克脩居澈源里。始以儒起家。生仕魯。仕魯生思傑。思傑生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至按察僉事。僉事一夕夢孔子立于門。厥配周宣人亦夢曰。墮于懷。乃弘治辛亥二月一日先生生。先生生而穎敏。循齊九歲從僉事公南大理宦邸。羅整菴公_欽見而奇之。已游胡司寇璉之門。力學精思。德器日粹。棘寺察案相慶。署中有頌子云。正德丁卯先生年十七。以春秋中鄉試。其年婚娶王氏。尋母周宜人卒。治葬廬墓側。越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會試第一。先是文成王公移令廬陵。先生慕而謁之。一見期許。是歲王公以吏部主事司分校主試者。知王公有精鑒。出諸雋卷取裁。王公閱及先生卷。曰。此必安福鄒某也。亡論文其人品亦冠天下者。遂冠南宮。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僉事公時任閩。遂解官歸。踰年先生亦引疾歸侍養。四方人士